多用點理智

選擇擇偶，是「擇其善者」以從之。可是，大概因爲愛情所產生的奇妙作用，情況往往並非如此。我們常會看到一些人，作出令人詫異、莫名其妙的選擇。

一個女孩子，有幾位追求者，朋友眼中，甲該是首選，無論學問、人品、才幹、職業、社會地位等等，乃至對愛情的熱誠，他都比其他人好。結果呢，她所選的偏是大家最看不上眼的一個。

有時候，我們會看到一個年輕、美麗，該有條件作更多、更好的女孩子，但，在她身邊的人選，是一望而知的「好人有限」的龐君子，或是一類小壞蛋。

當然，選擇是由她決定的，以後的一切，都由她自己承受，旁人難以置喙，也無能爲力，只能爲她作惋惜。

所以有此情形，大概因爲選擇該是理智的事情，但偏偏愛情就常使人失去理智。一個平常表現得相當精明的人，往往在愛情上犯了極胡塗、愚笨的錯誤。

既然眼見這些令人心痛、搖頭的例子，就該引以爲鑑，當自己需要在愛情方面作出決定、選擇的時候，該多用些理智，不可以感情用事，憑情緒作決定了。

最新鮮的炒大蜆

有些食肆以「新鮮炒蜆」作爲號召。所謂「新鮮」，是「天天飛機運到」，有別於養在水箱裡或放在冷藏櫃的那一種。

在本港吃海鮮，其新鮮程度可以達到「即捕即宰」，但是，如果要吃內地的河鮮，則至多只能「天天飛機運到」而已。

炒蜆，有「鹹水蜆」和「黃沙大蜆」之不同。鹹水蜆是本港的海產。但即時從海底挖上來的鹹水蜆，也不易得，因爲要經過採挖、運輸等多重手續，要吃「當天貨」也不容易。若是重手續，要吃內地運來，起碼是出水後第二天的貨式了。

蜆貴乎新鮮。剛從河沙中挖上來的蜆，即是烹製，特別肥美和鮮味。蜆不耐養，養它一天就瘦，鮮味也消失。因而，要吃「新鮮炒蜆」，最佳的辦法是回內地去。

程如的家鄉有一條小河，河底全是黃沙，河水清澈。此河因爲有西江水暢通，黃沙裡有大量肥美的大蜆，天天採挖，不會短缺。數年前會多次回鄉，其中要吃的，就是即時從黃沙裡挖上來，即時炒吃的「新鮮炒蜆」，其味確與養過一天或兩天的完全不同。

家裡人多，一聲要吃炒蜆，幾個人拿着「蜆箕」出去，不到一小時就帶着十多斤「黃沙大蜆」回來了。

粵音也要講規範化

爲什麼說粵音誤讀同「左」毒有關？宣傳「用普通話統一廣東語言」的謬論。不少人以爲，將來「九七」後，粵語會變成「非法語言」，講吓都有罪了，現在鬼讀一通就無所謂，因爲對粵音要求不嚴格，甚至有人故意讀歪，但如五十年前「左」派提倡寫別字，將漢字攪亂那樣荒唐！

芑翁已不記的話，是某大員的胡說八道。香港「左」派當作「執到寶」，欲搬來香港，以爲這樣立了「消滅地方主義」的大功！

其實，粵語是四千多萬人講的一種語言，不但在兩廣，在港澳用，就是在世界各地（特別是美洲）也大行其道，「左」派何能？能「統治世界」乎？不能，就休想消滅粵語！

有頭腦的人，應該回憶一下國務委員兼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訪港時強調粵語「九七」後在港有法定地位的話。也應該明白，一種幾千萬人共同使用的語言，讀音也要規範化，不能亂來。

醒目

百卅非洲友國餘年對抗南非的決議

儘管聯合國安理會制裁南非的決議草案，遭到美英兩國代表投票否決，但是在聯合國國際制裁南非大會上，却有一百三十二個國家，同意採取嚴厲措施對付南非。前者美英擁有否決權，它們可以爲所欲爲；後者一國一票，它們便無可如何。

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當權的美英，決意親南。因爲他們兩人與南非那一小撮白人統治者是丘之貉，惺惺相惜，勢所必至，理固然也。

我並不是預言家和星象家，但我從人們的行動可預料，下一屆英國的首相不會再是戴卓爾夫人。一連串內政外交政策的失誤，使她的聲望大大降低。同樣，列根和他的好戰政策垂老矣，他再也沒有可能三連貫地當選美國總統的了。

爲什麼幾乎全世界的國家都反對南非？我想無它，因爲南非執行的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政策違反歷史潮流，而它最近實施的軍法統治又乘機大殺黑人，更說明是野蠻的獸行。據說，自從軍法統治實施以來，當地已有逾千黑人失踪。

而所謂失踪，乃是遭到殺害的別名。

另一方面，南非黑人的反抗運動，也並未因軍法統治而挫撲滅。罷工、爆炸在各大城市都續有發生。

南非的軍法統治並非萬能。

太平小記

揚威美國的中國佳釀

青島啤酒簡稱「青啤」，此時此地早已流行這兩字了，目前它是美國的進口啤酒中之最暢銷者，令人高興。十多年來，我所飲的啤酒，是西德貨與「青啤」，慕尼黑係世界啤酒之都，西德啤酒較烏，「青啤」則價廉物美了。近年我所飲的西德啤酒，俱業外朋友所送，他經營一間伏食大機構。中國的酒類，烈酒茅台一度在美國大受歡迎，今日勢力遠不能與「青啤」比。茅台是種舊日外乾，這種酒，外國多差不多的，例如蘇聯的伏特加、英國的毡與墨西哥的TANQUERAY。世上產啤酒的國家多，在墨西哥的足球場上僅見美國的BUDWEISER一種廣告，其質不俗，但我仍取「青啤」。

盛夏生啤暢銷，在香港流行德國、丹麥與菲律賓貨各一種，我在期待「青啤」也有。舊日上海本地所產「上海啤酒」，簡稱UB，當是縮寫，全名已不復憶，質遜「青啤」不多，也有生啤。

四十年代某歲，市上到處有生啤吧，利用室內空間開市，佐生啤者是鴨勝、鴨舌、牛肉、牛筋，此間稱「上海滷味」者，但祇存在于那夏季而已！舊日上海的個體戶大賣白鴨、鴨粥與酒，沒有生啤酒。我南來之初，曾有一年，還未聞有售生啤的。

今日，上海的個體戶大賣白鴨、鴨粥與酒，沒有生啤酒。我南來之初，曾有一年，還未聞有售生啤的。我南來之初，曾有一年，還未聞有售生啤的。我南來之初，曾有一年，還未聞有售生啤的